

投稿類別：文學類

篇名：回憶錄：不再「永遠」的尹雪艷

作者：

陳冠仔 康橋國際學校 二年級 G 班

指導老師：

張義宏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人，習慣留戀美好的過去、習慣逃避痛苦的現實、習慣得到短暫的慰藉；但在一味地沉醉於過去當中，現實的無情往往將人性拖入黑暗深淵中。白先勇，身為臺灣一九六零年代現代文學主義的代表性作家，在戰後臺灣的特殊社會與歷史環境之下，與其文學同伴們以西方文學為基礎創造了文學的現代性，為臺灣文壇添加了獨特的色彩。白先勇最廣為人知的小說集《臺北人》，不僅將戰後臺灣社會群體的鄉愁、痛苦、無助，及留戀寄託在文字中，小說集首篇的〈永遠的尹雪艷〉更描寫了作者本人以及上千個從大上海來到小臺北的「臺北人」故事，這些人忘不掉記憶中的城市，卻又無力抵抗時間流逝的殘酷，無奈之下只得以依賴著心中那「永遠不會老的尹雪艷」過活。這位冷艷動人的舞女，是混亂塵世中的世外桃源，是臺北人的「大上海」，是那輝煌、繁華、熱鬧的象徵。在溫暖地帶給人們短暫慰藉的同時，冷漠地看著人們在現實中死亡，她猶如毒品一般，讓人們在最舒服的狀態下結束生命。或許，這矛盾的個性正是人們被尹雪艷吸引的根源吧！

身為筆者，在閱讀完〈永遠的尹雪艷〉之後，我深深思考著為何作者白先勇將此篇作為小說集《臺北人》的第一篇，筆者認為〈永遠的尹雪艷〉不僅僅是一篇編造的故事，更象徵著白先勇先生記憶中那繁華的大城市，一字一句都透露出作者對於大上海的迷戀以及嚮往，透過將角色「尹雪艷」象徵的大上海，將那已成為過去式的城市永久封存在臺北人們的記憶中。因此，本研究希望探究時代變遷的關係以及其對人民的影響，理解文化以及社會環境對於人性塑造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二、研究問題及目的

(一)研究問題

1. 《臺北人》與〈永遠的尹雪艷〉如何反映出白先勇的生平和家庭背景？
2. 白先勇如何透過〈永遠的尹雪艷〉中的角色探討時代變遷與身份、文化認同等主題？
3. 白先勇如何透過〈永遠的尹雪艷〉表達對「永遠」一詞的反諷？
4. 在面對大上海的衰落，〈永遠的尹雪艷〉中的角色的反應如何展現時代變遷帶給人民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1. 瞭解白先勇的生平與〈臺北人〉的創作背景之關聯
2. 分析〈永遠的尹雪艷〉文本中人物的多重象徵意義
3. 從〈永遠的尹雪艷〉探究在時代變遷下人民對於自我身份及文化的認同
4. 探討〈永遠的尹雪艷〉在時代變遷下對「永遠」的反諷
5. 探析〈永遠的尹雪艷〉中權力與欲望在人性脆弱下扮演的角色

貳、文獻探討

一、白先勇《臺北人》創作背景以及現代主義的運用

白先勇於一九六五年發表了《永遠的尹雪艷》，作為小說集《臺北人》的第一篇。謝景安(2020)〈白先勇《臺北人》的欲望凝視〉中提及《臺北人》是白先勇在舊時代輓歌中的代表作，以一九五〇年代輾轉來臺的角色為主，呈現各種性別、身分和社經地位的群體在歷經興亡盛衰後懷念「過往繁華」的多樣性。白先勇在成長過程中在大陸、台灣、美國等社會環境中生活，種種顛沛流離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他往後的創作主題與特色。作者在成長過程和社會變遷中經歷了戰亂，目睹了社會迅速變遷，使他對人生無常的體會更加深刻。

身為一九六零年代台灣文學「現代主義」運動的代表性作家，山口守(2009)在〈白先勇小說中的現代主義—《台北人》的記憶與鄉愁〉中將白先勇的現代主義描寫為「技巧迴盪著優美旋律般地鄉愁，形塑成一種失落與墮落的美學，為那些腐敗的人們唱成一首文學輓歌，也為鼓舞那些生活著的人們而唱成一首歡頌。」藉由現代主義活靈活現的運用，白

先勇將自身以及上海人共同的鄉愁痛苦轉化為創作的基調，記錄了上海的盛衰與人民戰後大陸的崩潰。

受顛沛流離的生活經驗以及現代主義影響，在《永遠的尹雪艷》中，白先勇隱含了各類「欲望」，包括青春、權力和男女之慾，呈現了對過往繁華的渴望、社會歷史變遷對身份認同的影響，以及時間流逝的殘酷。白先勇以全知敘事觀點，在描述角色「尹雪艷」時將情感抽離，表現出作者對於世態炎涼的嘲諷和失望。作品中「尹公館」與「上海迷夢」的憧憬，象徵著上流社會對過往紙醉金迷的執念。

二、文化空間與集體記憶形塑的欲望

Robert A. Paul (1990) 在〈What Does Anybody Want? Desire, Purpose, and the Acting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人想要什麼：欲望、目的與文化研究中的行動主體〉中對於文化一詞的定義為：「文化，以其民族誌意義來說，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成為社會上的個體所取得欲望與習慣之複合體。」此段強調了文化在塑造個人欲望方面發揮著重要影響，結合高淑玲 (2011) 在〈文化空間、集體記憶與地方感形塑過程研究〉中提及：「空間經過生活實踐而產生意義，為身分認同與歸屬感的來源。無論物質空間如何改變，深刻的地方經驗仍然會在記憶的群體之間轉化為精神空間而繼續存在。」兩個論文皆強調人民對於文化以及生活空間的精神依賴，從歸屬感、集體記憶、身份認同、以及文化認同中激發出的個人欲望，渴望活在記憶中的社會地位、家庭相處、以及生活環境。

三、〈永遠的尹雪艷〉時空交織之美學

鄭依珊 (2016) 〈《永遠的尹雪艷》時空美學〉探析〈永遠的尹雪艷〉運用了時空美學中的時間意識、空間意識、時空交融三個部分，來傳達出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對於時間流逝以及今日悲哀的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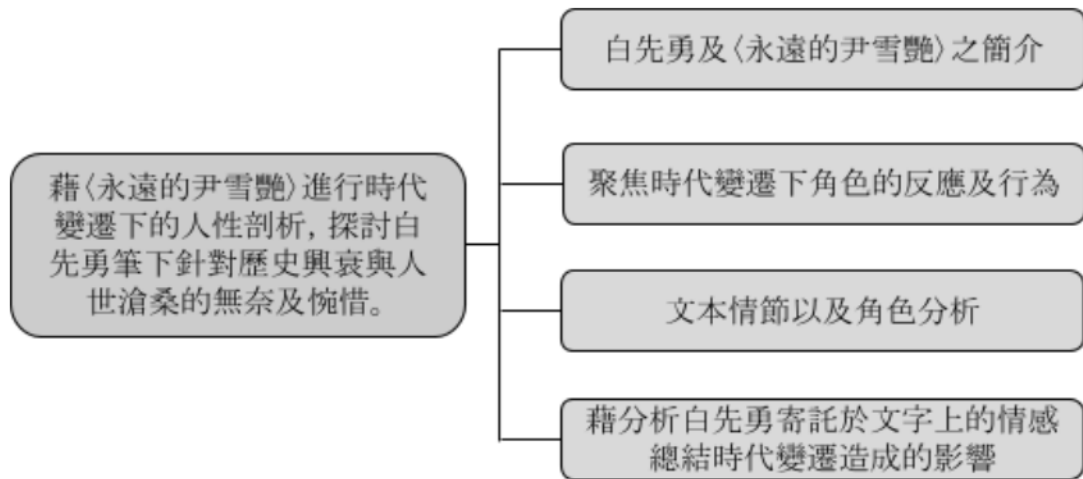
就時間意識來說，白先勇將尹雪艷的「永遠不老」對比尹雪艷身邊芸芸眾生的逐漸老化。白先勇刻畫從上海遷來臺北的「臺北人」的衰落，在尹雪艷的「永遠不老」對比之下，深刻地描繪了時間流逝的殘酷及今昔對比的悲哀。其次，在空間描繪上，白先勇描寫公館的舒適與紙醉金迷，使「臺北人」沈浸在過去上海百樂門的養尊處優，忽略了尹公館外的真實世界，個個在短暫的麻痺中逐漸忘卻現實的殘酷。最後，在時空交融的描繪上，白先勇將空間限制在一個小小的麻將桌上，就像當初在財富、權力、資產的世界中廝殺，隱喻著當初神采煥發的人們終究淪落於麻將桌上的一員，展現出過去繁華與今日悲哀的對比，時空在此交融。透過時空美學的運用，作者白先勇透過文字上的運用透露出時代變遷的悲與苦 (鄭依珊, 2016)。

四、小結

透過以上的文獻探討，大多數的論文皆探討白先勇的生平與創作契機、文化空間與集體記憶形塑的欲望、以及《永遠的尹雪艷》時空美學的運用。然而，筆者希望專注剖析文本中針對時代變遷下的人性描寫，因此本研究期為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提出不同的切入點。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筆者繪製)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文本分析作為基礎，利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因果分析法進行細節補充以及增加分析深度，最終透過歸納法做出結論。

(一) 文本分析法

閱讀剖析《永遠的尹雪艷》的故事背景，解析文本中的角色塑造、寫作手法、以及象徵意義等，藉此探討時代變遷對於人們的影響以及文化空間對於人性慾望的形塑。

(二) 文獻分析法

本文為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書籍文本中的資訊做內容整理，幫助筆者理解臺灣文學發展、作者生平以及創作契機，並查找國內外對欲望形塑的研究，就時代變遷對於人民影響著重分析。

(三) 因果分析法

分析時代變遷以及文化空間改變對於人性轉變的因果關係，藉此理解時代變遷影響人性的根本原因及重要因素，為往後分析文本內容時更加完整及具邏輯性。

表一：探討時代變遷的根本原因及其對於人民的影響

時代變遷的原因	時代變遷對於人民的影響
主要因素：政治、經濟、意識型態、觀念、動機和大眾傳播。 1. 器物生活的改變 2. 社會制度的改變 3. 價值觀的改變(傳統性/現代性) 4. 文化因素促進變遷速度(民主化/國際化)	左邊提到的衝突和調適直接表現在社會過程中，使台灣社會進入一個不同於往昔的型態。 1. 人際關係 2. 群際關係 3. 思想觀念 4. 價值行為 5. 生活、工作方式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白先勇生平與《永遠的尹雪艷》創作背景探討

(一) 白先勇生平介紹

白先勇，二十世紀臺灣文壇代表性作家，出生於1937年廣西南寧。白先勇接受教育時，深受中國古典小說和「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白先勇自幼在中國、臺灣、美國等社會環境下生活，抗日戰爭時他與家人短居重慶，日本投降後於1946年遷至上海和金陵。不久後國共內戰爆發，白先勇全家於1952年移居臺灣。1962年母親去世後，他飛往美國愛荷華大學進修。這些顛沛流離的經歷深刻地影響了白先勇往後的創作(謝景安, 2020)。白先勇創作過程中深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之渲染，於1960年與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透過新型態文學形式傳達出戰後臺灣的時代意識及價值觀(謝景安, 2020)。結合顛沛流離的童年以及社會快速變遷下所興起的意識形態，白先勇對人生無常的體會更加深刻。其作品善於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將鄉愁的痛與苦轉化為創作的基調，透過文字寄託對時代轉變的無力感及滄桑感。

(二)〈永遠的尹雪艷〉內容概述

〈永遠的尹雪艷〉出自白先勇短篇小說《台北人》的第一篇。小說開頭的第一句為：「尹雪艷總也不老」，為主角「尹雪艷」增添了一絲神秘氣息(白先勇, 1965)。十幾年前在上海百樂門舞廳捧場的客人們，紛紛聚集於臺北的尹公館，它一向維持著上海霞飛路的氣派，出入人士一進入尹公館，彷彿重拾當初風光的自己，「即使是十幾年前作廢了的頭銜，經過尹雪艷嬌聲親切的稱呼起來，……心理上恢復了不少的優越感」(白先勇, 1965)。尹雪艷迷人的地方數不盡，但八字帶重煞，多位富商巨賈、官宦人家為她「輕者家敗，重者人亡」，卻仍不減尹雪艷的盛名與風采(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0)。尹雪艷超脫了時間界限「總也不老」，也超脫空間界限「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她從未因時空遷移而亂了生活，反觀周遭的男女老少卻在這陌生的時空迷失自我(鄭依珊, 2016)。因此本文會以文本〈永遠的尹雪艷〉進行時代變遷下的人性剖析，探討白先勇筆下針對歷史興衰與人世滄桑的無奈及惋惜。

二、角色與時代變遷的磨合

在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下，無從適應的人們經歷身份認同及文化認同危機，無計可施之下成為時代的犧牲品。在〈永遠的尹雪艷〉中，各個從大上海輾轉來到小臺北的人物們經歷了社會經濟地位、文化空間、以及社會環境的劇變，記憶中的家鄉、繁華與人生皆成了過去式，個個淪落為在小臺北苟且偷生的小人物。即便如此，人們心中最過不去的坎仍非鄉愁，也非失意，而是每個「大人物」對於人世滄桑的不服及無力感，他們是多麼地想傾訴、想反抗、想逃避，卻無一倖免地淪落為時代變遷下的犧牲者。因此，那些「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吒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皆聚集於尹雪艷的尹公館——一個將人們傳送到十幾年前的上海幻境(白先勇, 1965)。對於上海人們來說，能在陌生混亂的臺北尋得記憶中的大上海是多麼地難能可貴，所有人「固然把尹公館當做世外桃源」(白先勇, 1965)。故事場景主要圍繞在「總也不老」的尹雪艷及尹公館，人們之所以願意拋家棄子也要來到尹公館逃避現實，他們貪戀的是尹雪艷象徵的「永恆」。對於這批從上海到臺北的上層社會，他們的永恆是當年在世界舞台呼風喚雨的日子，而現今迷失於小臺北的日子只是場殘忍的夢境，唯有從尹雪艷那裡尋找上海，尋找過去的優越感，人們才得以過活。此外，故事中「對以往的日子特別嚮往」的宋太太認為「尹雪艷是傾訴衷腸的適當人選，因為只有她才能體會那種今昔之感」。對部分群體來說，他們需要的並非權力或財富，只是需要一位可以理解那份今昔之感的角色罷了(白先勇, 1965)。在白先勇淺淺的描述之下，各個角色在時代壓力之下沈淪及墮落，一個接著一個步上絕路(萊斯利, 2019)。〈永遠的尹雪艷〉中描述了上海的衰落及崩潰對於上流社會人物的衝擊，人們即捨不得放下那曾經風光的生活，也無法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環境，強調文化及生活空間在人民的身份認同及文化認同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高淑玲, 2011)。

三、人際關係分析——尹雪艷與男性角色的互動

每個人都有各自心中的「尹雪艷」，隨著上海衰敗而被迫遷臺的人民沈浸於過去的意氣風發，個個受權力及欲望牽制，在虛假的權力中逃避現實、迷失自我。在〈永遠的尹雪艷〉中，眾多男性角色被尹雪艷的魅力吸引，深陷於「輕者家敗，重者人亡」的命運泥淖中（白先勇，1965）。他們明知尹雪艷的八字重煞，卻仍心甘情願地冒險，顯示出他們在欲望的迷惑下，他們失去了對現實的清醒認知，臣服於內心對權力的無限渴望。這些男性角色不惜一切代價，只為了追逐那片短暫的快樂來逃避現實。他們心中只渴望著過去的上海，追求著過去的自己，卻在這虛幻的權力遊戲中不自覺地迷失方向及自我，最終付出悲劇性的代價。他們的命運如同江水匆匆，總在不經意間急速流轉，留下的唯有無盡遺憾。以下表格將分析三位男性角色與尹雪艷的關係和互動，分析欲望如何逼迫他們上絕路。

表二：〈永遠的尹雪艷〉男性角色與尹雪艷人際關係分析

角色	欲望展現	與尹雪艷的關係和互動
王貴生(上海棉紗財閥王家少老闆)	財富	王貴生為尹雪艷的追求者之一，他「天天開著嶄新的開德拉克，在百樂門門口候著尹雪艷轉完臺子」，期待以豐富的金銀財寶來擊倒尹雪艷身邊其他的逐鹿者，然而，王貴生「不擇手段地賺錢，……犯上官商勾結的重罪，下獄槍斃」。最終，尹雪艷在百樂門「停了一宵」，以此向王貴生致哀（白先勇，1965）。
洪處長(上海金融界重要人物)	權力	洪處長贏得了尹雪艷，「修掉了前妻，拋棄了三個兒女，答應了尹雪艷十條條件」。尹雪艷「像一株晚開的玉梨花，在上海上流社會的場合中以壓倒群芳的姿態綻放起來」。可是洪處長的八字仍無法抵住尹雪艷的煞氣，「一年丟官，兩年破產，到了臺北來連個閒職也沒撈上」，尹雪艷最終離開洪處長（白先勇，1965）。
徐壯圖(大水泥公司經理)	情慾	徐壯圖是位「上海交通大學的畢業生」，「家庭美滿，事業充滿前途，是個雄心勃勃的企業家」（白先勇，1965）。徐壯圖是在吳經理的介紹下來到尹公館，在麻將桌上被尹雪艷吸引，從此拋家棄子、夜不歸宿，有天「脾氣暴得了不得...正當徐壯圖向一個工人拍起桌子喝罵的時候，工人一把扁鑽從徐壯圖前胸刺穿到後背」。最終，尹雪艷前往徐壯圖的靈堂祭吊，徐太太因此「昏厥過去」（白先勇，1965）。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繪製

從以上表格能看出男性角色在不同的欲望驅使下追求尹雪艷，卻沒有人得以美好的結局收尾。首先，王貴生被榮華富貴蒙蔽，以為金錢能夠買回記憶中的那個上海，最終在無限財富中喪失生命。其次，洪處長則象徵著時代變遷的犧牲品，即便放棄了一切仍遭毫不留情地拋棄，敘述著上海人無法逃脫時代轉變的命運。最後，徐壯圖代表著臺灣上流社會對於欲望無窮無盡的追求，不安於現況，最終遭無止盡的欲望吞噬。論三位男性角色的人生故事，一字一句間皆傳達出白先勇先生的怨與恨，彷彿不管男女老少如何應對，時代的無情仍會毀掉一切。在動盪時代的陰影下，社會的不安全感成了常態，而財富、權力與欲望則被人們視為在這片混沌中的鎮定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人們追懷過去的行為或許是一種自我安慰，一種在混亂現實中尋找內心寧靜的掙扎，展現出時代變遷下人性的脆弱。他們有如翩翩起舞的蛾，無法自拔地撲向一片看似美好卻危險的烈焰。然而，諷刺的是在大家身敗名裂、傾家蕩產的同時，尹雪艷卻與世無爭一般，在一旁靜靜地看著他們墮落。總而言之，藉由描寫每位男性角色過去的豐功偉業，接著敘

述他們一味追逐虛假的錢財、權力與欲望，最終皆淪落於身敗名裂之悲劇，白先勇一針見血地諷刺時代變遷下脆弱的人性。

四、尹雪艷的象徵意義——永遠的大上海

(一) 不再「永遠」的尹雪艷

尹雪艷即上海，上海即尹雪艷。尹雪艷永遠不老，上海也因此永遠不老。尹雪艷是人們在混亂現實中短暫的世外桃源，同時卻也是過去繁華早已不在的佐證。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即描述「尹雪艷總也不老」，也多次強調「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白先勇，1965）。藉由「總也不老」、「永遠」等文字，作者將尹雪艷與「永恆」畫上了等號，「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房屋的象徵，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白先勇，1965）。然而，這個時代是新舊交替下的轉捩點——從上海到台北，在變幻莫測的世間中渴望著永恆成了人們心中最傷人的玩笑。故事中任何人都離不開尹雪艷，即便活在名為「永恆」的尹公館，人們仍活在過去的幻覺中，換句話說，「永遠」也是「過去」，人們永駐在已經逝去的過去（萊斯利，2019）。由此可論，尹雪艷早已不存在於現實中，她永遠地活在人們共同的記憶當中，是過去世界上那顆最燦爛的明珠，是大上海曾經繁榮的佐證。尹雪艷永遠不老，記憶中的家鄉也永遠不會變。

(二) 麻將桌上的人生

上海金融界的經理、銀行的董事長、紗廠老闆，個個曾經在世界舞台上闖蕩的大人物，到頭來聚在尹公館裡的麻將桌上拼死拼活。在尹公館的麻將桌上，「一個人的命運往往不受控制」，彷彿在闡述時代變遷下人們是逃不過被淘汰的命運（白先勇，1965）。故事中的麻將桌暗喻人生縮影，表面上在描述麻將戰局的模樣，「尹雪艷站在一旁，叨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地噴出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吒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文字的背後卻暗指著當年大上海的時代，當初曾在世界舞台上互相廝殺的人們，如今還是坐上了一個小小的麻將桌。而那永遠不老的尹雪艷「每到敗北階段，……用著充滿同情的語調，安撫他們一番」（白先勇，1965）。以嘲諷意味十足的語調，白先勇藉麻將牌局談人生縮影，同時影射著大上海從繁華到蕭條的轉變，傳達出白先勇對於繁榮不再的惋惜與感嘆（歐陽子，2008）。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時代變遷下對人性的影響

1. 白先勇，因顛沛流離的童年以及社會快速變遷下所興起的意識形態，他對歷史興衰與人世滄桑的體會格外深刻，因此作品風格中充斥著鄉愁及說不出的滄桑感。〈永遠的尹雪艷〉是戰後臺灣文壇中經典的文學輓歌，其中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透過文字寄託對時代轉變的無力感及滄桑感。因此本文會以探討文本進行時代變遷下的人性剖析，探討白先勇筆下針對歷史興衰與人世滄桑的無奈及惋惜。
2. 〈永遠的尹雪艷〉藉由描寫每位男性角色過去的豐功偉業，如何在時代壓力下一點一點地遭到欲望與權力吞噬，最終以悲劇結束了一生。男性角色的墮落皆與尹雪艷有些許關係，然而，尹雪艷從頭到尾都靜靜地看著周遭腐敗，不因時代轉變而亂自己的拍子，成了本文最諷刺的角色。白先勇以諷刺意味濃厚的文字諷刺時代變遷下脆弱的人性，隨之傳達出自己對戰後臺灣上流社會沈淪的悲慟。

(二) 〈永遠的尹雪艷〉在時代變遷下對「永遠」的反思與諷刺

1. 論〈永遠的尹雪艷〉文本中人物的象徵意義，首先，女主人翁「尹雪艷」代表著人們記憶中的上海，而王貴生及徐壯圖代表著臺灣上流社會對於欲望權力的渴望，洪處長則象徵著時代變遷的犧牲品。在描寫各種角色在時空遷移下的一一墮落，白先勇描繪了不管男女老少如何應對，時代仍會諷刺地毀掉一切。
2. 〈永遠的尹雪艷〉中描述了大上海的衰落及崩潰對於上流社會人物的衝擊，在與社會環境劇變的磨合過程中，人們即捨不得放下過去，也來不及面對未來，只得

以在現實結束一切。尹公館自始至終保持著上海的繁榮，鄉愁和歸屬感將外省人們吸引到尹雪艷身邊，強調文化認同及空間在人民的身份認同中扮演的重要性。

3. 〈永遠的尹雪艷〉描寫了時代變遷下渴望「永遠」的反諷，當年的「尹雪艷」不再永遠，大上海的崩潰、上流社會的腐敗，人們在動盪時代中迷失了自我。然而，記憶中的「尹雪艷」將永駐在上海遷臺的人民們心中，記憶中那繁榮的城市永遠不變。在不老的尹雪艷背後，在永遠繁華的尹公館背後，隱含的是作者對世事變遷的失望及惋惜。

二、建議

本文僅以時代變遷的背景下針對〈永遠的尹雪艷〉中的各個角色進行人性剖析，探討白先勇筆下針對歷史興衰與人世滄桑的感慨。然而，筆者在搜集資料時，發現本文的女主人翁「尹雪艷」具多重寓意，有死神、精靈等討論，建議未來能針對「尹雪艷」此角色單獨進行分析，給出一項更專一、完整的研究分析。

陸、參考文獻

一、書籍類

歐陽子(2008)。王謝堂前的燕子。爾雅出版社。

白先勇(1971)。台北人。《現代文學》：台灣晨鐘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類

鄭依珊(2016)。〈永遠的尹雪艷〉時空美學探析。美和學報，35，111-124。

三、博(碩)士論文

Robert A. Paul (1990). What Does Anybody Want? Desire, Purpose, and the Acting Subject in the Study of Culture. *Cultural Anthropology*, 5(4), 2-16.

李虹儀(2013)。白先勇小說悲劇美學研究——以《臺北人》與《紐約客》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https://hdl.handle.net/11296/j9qtk>

戴佳宜(2012)。交際罌粟花——談〈永遠的尹雪艷〉。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http://hdl.handle.net/11455/80115>

謝景安(2020)。白先勇《臺北人》的欲望凝視。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https://hdl.handle.net/11296/3fg682>

四、網路相關資源

萊斯利(2019年12月03日)。小說《永遠的尹雪艷》，分析白先勇筆下人物的多重寓意。<https://kknews.cc/n/pvrgj8p.html>